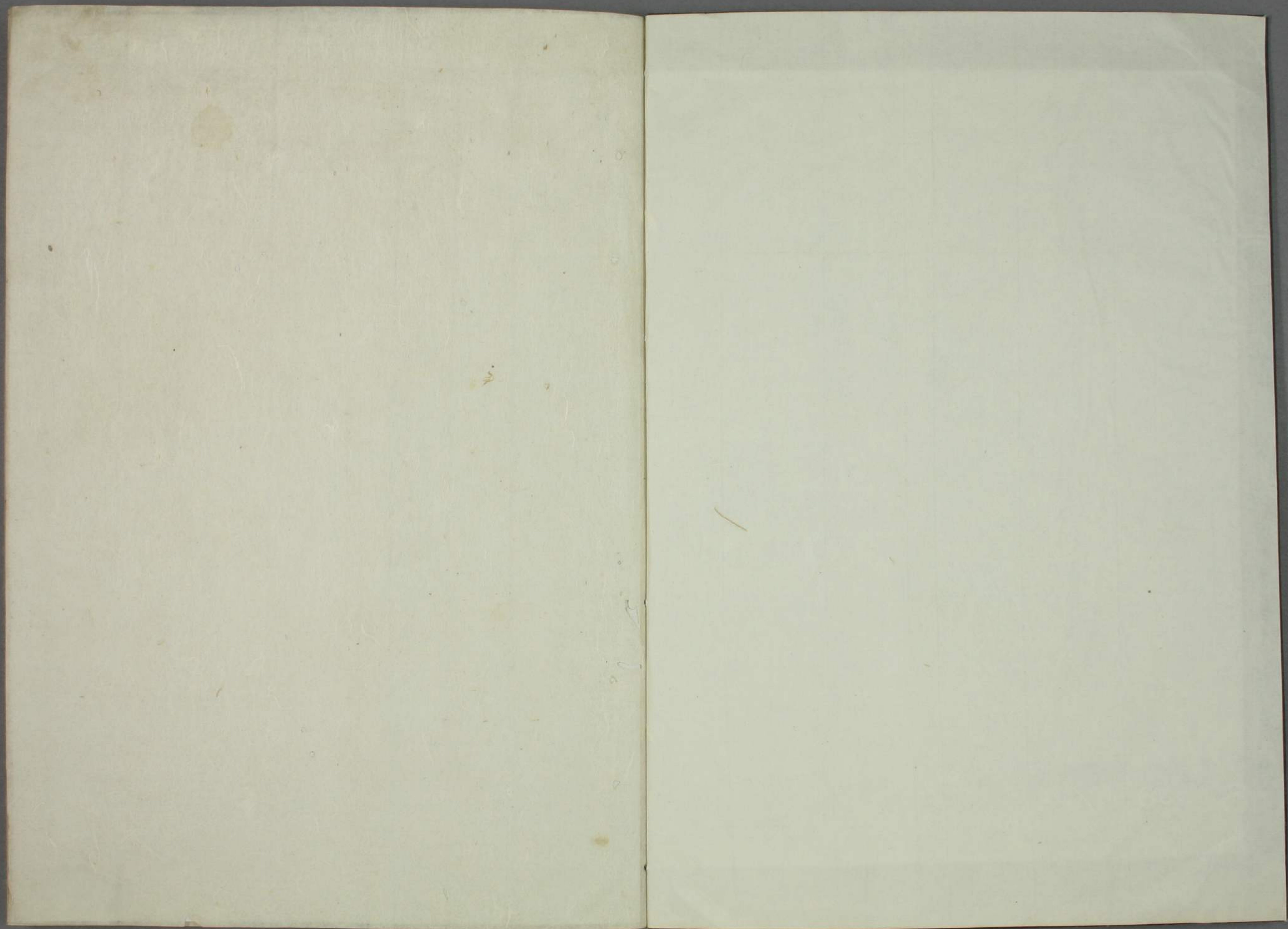




海峽南洋
南洋群島

特別
又4
4899
17







外臣野本程恐惶頓首再拜白

某官某府老公閣下臣者西海輒生一奴小儒少學于南豐帆足萬里萬里博學無比自五經諸史百家至國書經典莫不究覽焉旁讀蘭書天文地理匠術兵法策數皆通曉之以臣見之自文籍傳吾東方千有五百年未嘗有是人也臣雖不才叨自許污不至阿其所好

閣下試取其書觀之則知臣言之不誣也今年七十有三恐其學終不得用於天下為臣雖駕下嘗習聞其說加以已意近於海防頗有所見不敢以告人蓋無足告

者也竊謂誠用臣策則富強十倍今日可以威懾海
外豈特禦侮而已伏惟

閣下抱不世之度其所施行高出世主是以有為之資
居可為之位而不幸頗被萋菲之言今天誘其衷澧海
不靖

幕府感悟召

閣下謀之天下

閣下謙讓未有所建議烏天下士民翹望

風采收豎樵夫皆有望於

閣下况於臣懷微志者謂千歲一時可有為之秋也

是以臣師教臣趨 門下敢獻其策庶幾有裨萬一

臣不憚跋涉山海三千里以二月二十日到都下問之

都人無 幕府召 閣下之事知前所聞皆謬傳也

悵然失望矣然而益知天下人民屬望於 閣下非

一日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閣下之心必不遠矣功

願一通名於僕園達臣師之意死且不朽仰望

大府濶如霄漢不可階焉狂愚之性不知自止敢犯

萬死冒瀆 咸尊 臣恐惶頓首再拜伏聞 東

照公始闢江都渙發大号令戰陳用甲斐遺法政令

因參河旧制夫舉參河之政措之天下故 公御世雖

日淺制度文為纖悉詳備有司奉行至今海內艾安所
謂國治而天下平者也獨怪夫蠻夷控轡之方也陸備
禦之畧有司未有所循守而徃：失其宜焉豈特草創
規畫不暇及此乎抑時勢推移舉措異宜也近年亦蠻船
數擾邊陲海賊小醜固不足言也而天下恟然恐其
或入寇吾倚小人不知戒否然使民恐懼如是則啓覲
覲之心紉侮之道也昔者神后征三韓易如振稿北条
時宗三軌元使鑿二十餘万人豐臣大尙征伐朝鮮威
震朱明今也幕布熊罴百萬列藩又擁驅虎之士無
論北条之僭竊其富強日十倍豐臣氏可也民宜恃以

無懼而今反如是者何也今之民古之民也神后以此
服三韓北条以此殲蒙古豐臣以此降朝鮮豈古之民
勇而今之民怯或是無他民得窺有司之淺深而知也
備之不足恃也夫民不恃其上則離叛之心易生土崩之
勢易成有國者患莫急焉請陳四備之畧 閣下扱之
兵書曰知彼知己者百戰而百勝又曰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今且詳彼此之情形而後不可勝之備可得
言也五大洲中尤富強為歐羅巴分為數國曰魯西亞
曰佛蘭西曰獨逸曰意大利里亞曰伊斯巴泥亞曰暎咭
利曰阿蘭陀魯西亞最大尺略有亞細亞北亞至蝦夷

北境以蝦夷諸島人民鮮少東經畧北亞墨利加西岸
其不越蝦夷窺吾界者憚我富強也且其倍不為劫掠
其來經冰海數千里是其不敢深入為寇也明矣佛蘭
西意太里亞伊斯巴泥亞略與阿蘭同倍專為商販非
至弱之國則不肯加兵是亦其不入寇也明矣唯嘆咭
喇戰艦尤多至一萬餘隻火器尤利諸蠻畏之其倍貧
婪好為侵盜所至之地見其無備則劫殺無忌往來東
洋每窺其便已有印度東南之地又犯漢土取廣州福
州寧波大海舟山扼之其戰艦在榜葛刺港者又百有
二十四隻置都統之然而其國近與佛蘭西隣世為仇

雖每相窺伺是其不能空國大舉入寇也明矣我邦東
南毗臨大洋風濤絕險蠻船不敢輕往來北接冰海西
有死海琉球北迫火脉伏海底祭作無時其祭也天為
綠色波濤洶湧山島皆沒所謂海湧是也蒙古遇之
覆溺無餘及近歲西州大風皆其祭也蠻船畏之每循
岸舟行不敢徑渡海洋是天險也且神后以來我邦武
威震於海外夷不敢輕入寇也亦明矣今北海時見
洋船往來者蓋英夷近得北亞墨利洲如謀加利波兒泥亞
之地置高館舟船往榜葛刺而來者乃其捕鯨船爾鯨
魚產冰海中冬月冰合則出亞泥俺峽分為二一由唐

太峽沿我北岸至五島平戶一自蝦夷東沿我東岸就食南海也暎夷及西墨利加人候其往來捕之其載巨礮兵器備他盜也皆非戰艦又不足虞也但暎夷批印度者近又取漢土寧波大海距我西州甚近北西墨利加洲有共和為治州者繫暎夷遷謫之民其人雖愚陋略與暎夷相類知我之舟楫脆薄而防禦之備未具則其為侵盜亦未可計也故謂西夷必大舉入寇者未為得焉其謂必不來者亦不可與其苟且偷安僥倖其不來以誤於萬一不若設備而無患也備之莫先於作巨艦大礮以訓練士卒命諸侯各守其境土而已臣請以

漢土歷代得失論之復有獯鬻殷有鬼方周有嚴狫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吐蕃雖世有外寇未嘗失其尺寸之地者無他三代封建各國居守漢有建國唐有藩鎮為之外蔽自宋祖收兵權統之樞密也無常兵兵無常更番屯戍民疲運輸兵力大衰國用為屈於是出歲幣數百萬以與金和賦歛益重民力益困蒙古乘之宋終以亡明祖不能監宋亡而復封建亦以亡矣故禦外寇莫善於封建各保其地各愛其民士致必死之勇民無轉輸之勞其力常全以全力待客兵故少有敗衄今也居封建而從郡縣之制一方有警言列國騷動未見

敵而先自困地主恃外援而無必死之志援兵護地主而無專任之責非謀之良者也孫子十三篇要歸乎置我兵於死地為宜嚴命沿海諸侯各守其地不許相援如石州及隱岐佐渡移內地諸侯守之授之方略制其賞罰如是則諸侯各尽其力而朝廷無虞矣今之言方略者亦不過建礮臺於海岸而已四方皆海城郭邑屋多瀕海岸是可盡置礮乎或置或不彼必舍其有備而犯無備且大礮運轉必用數十百人彼則轉帆換舵一瞬千里是我勞擾而不能傷彼之尺寸以此為備未為得其宜矣不止如是琉球對馬松前彼如犯之我

舟楫脆薄不可得救琉球猶可置之度外對馬松前豈可舍而不救乎至隱岐佐渡近在畿甸外彼如扼之以擾北陸山陰則何以攘之前倭夷取漢土即是術也欲取廣州先扼厓州欲取寧波大海先扼舟山漢人舟楫脆薄一值大礮輒為粉齏是以數取敗衄終割地與之和夫其取割在彼為也陸今我北陸山陰亦可以割乎今之所謂武備者不過演習弓銃刀槍講求甲斐陳法也皆非水戰要務欲以此當巨艦大礮是蹈漢人覆轍也議者曰短兵接戰我之長技也待其上陸而擊之莫不克焉曰彼亦知之不敢上陸海上放礮破我城郭樓櫓

燒我邑屋積聚當是時我執刀橫槍熟視任其所為乎
將乘小舟仰攻徒死不悔也以此為防未為得其宜也
且彼固非謀一奔亡我也縱令欲一奔亡我其力固不
能也故驕矜虛喝嚇我要我以求互市已得互市乃縱
其狡獪貪求不奪不止其劫奪諸國皆用是術也故互
市必不可許恐嚇必不可聽不許互市不聽恐嚇則四
備必不可不設焉今設四備莫急於作大船焉夫我有
大船足以相當勝敗唯在士之勇怯則有勇而喜功者將
爭赴之士氣應十倍今日也不作大船而言海防猶舍
耒耜而議耕作親畚築而語土功臣未知其可也作大

船必須時月不可不豫議也作大船一隻當用一萬金
亘課大坂畱高使作二三十隻置浦賀及房總伊豆
駿府以備不虞又命列侯每租穀十萬石作一隻亦
得七八十隻各具大礮四十門至百門船卒百人至二
百五十人收都下游午充之戰士五十人至百人各用
其國士更番充之 幕府置船監一人天文地理漢蘭
學生各一人半使居守半供糴運或遣周遊海外諸
國諳外夷情形時恣劫掠以習攻戰夫四辺常有居守
大船數十以環衛則內地應高枕臥民始可恃以無懼
焉昔者 王室撫有三韓教遣兵救護又与唐氏通好

使節往來蓋舟楫不如今之脆薄也中古以來 王綱
解紐羣雄割拠互相攻戰東西隔絕運路不通於是舟
楫之用廢及天下稍定商賈私運貨財而官不復管
故今之舟船皆賈舩任載之用而已不可以為戰艦豐
臣氏征朝鮮舟楫不競致取敗衄亦是故也當時如作
大船水陸相助則大閤之志未必不成也吾邠居海中
舟^楫之利未備固為一大闕事况修^也備莫急於作大
船而國初禁作大船者蓋慮于民往來外國或傳邪
教也今也外平二百餘年法禁嚴明而教化浹洽乃
無惑於邪教之慮不肯作大船者未見大船之利與不

作之害也臣請備論之方今運漕皆用海運以脆薄之
舟楫濟大洋之波濤覆沒漂流者歲為幾計臣聞大坂
商賈輸貨於江都必具三舟一舟漂沒不至虧本是三
舟所載之價攤之二舟故都下百物不得不騰貴也貨
之沈於海底者歲幾百萬亦可惜也小人貪利冒險
溺死漂流者不少亦可矜也南海豪斯多刺里地方有
本邠人種是漂流不得歸者之所生此類蓋亦甚多矣
且其中有如中行說張元者占拠蝦夷空曠之地其禍
不可勝言也東西諸侯朝江都者必運其租米產物抵
大坂易金及至江都不免復買之商賈居間射利其買

與賣價每不相儻言今且以二豐計之漕米四万石當用
脚價二千石是二十分而耗一也况於肥薩况於北陸
諸州脚價應倍捷之商賈日以富諸侯日以貧方金財
利之權在高賈之手官無若之何者職斯之由也今得
大船則郎中百需可一漕而輸竹木土石亦皆可取於
其國豈至仰富商息稅貸以辨事或臣故曰諸侯
作大船其費不少救歲而可償必不至傷財害民也且
如往奉東國凶飢西國豐熟不得轉輸以相救既而西
國又飢矣商開糶穀價騰貴餓殍滿途而官無如之
何者以利權在高賈之手也今諸侯各有大船且兵器

無劫盜之患西飢則東輸之東飢則西輸之東西飢則
取糶於外國其利害明白如是且作大船不徒利於今
日而已又可以一變天下之形勢中興 東照公之鴻
業計莫便於是 臣請為 閣下終言之今日患不在外
寇而在內亂必待外寇而後祭何也方今至治二百
年民驕奢相高侈靡相競都下侯邸窮極土木輿馬
僕從之華庶贈賄遊宴之浩費取其國租入三分之
二猶不足以給焉故國無蓄積以備不虞一有凶荒不
得不稱貸以益之是列國之所以困於負債也至賈豎
自衣服器械至簪珥襪履已箸之微刻畫雕鏤繡繪綺

組一振之物輒費數日工力是皆虛飾淫巧無之不寒
有之不飽而日夜殫力致慮以以為生者都下不知其
幾千万人皆足以具衣食畜妻子及僧道巫祝俳優
妓娼馬夫車子扛轎防火之屬游手無賴衣食於都
下者又不知其幾千万人是其所衣食誰作之誰織
之豈非列侯所浚其民以取之者乎國何以得不虛民
何以得不困不止江都為然京師大坂及列藩城下遊
手無賴食粟衣布者皆莫不有之總計之應半農民
田何以得不荒穀何以得不乏國無三年之畜家無
一儋之贏一歲不登餓殍盈野可不為寒心哉夫民

終歲勤勞而糟糠不充其腹^婦晝夜拮据而繼綫不益其
形此輩皆偷衣甘食逸樂醉飽富商豪賈侈靡越
於王公肩挑貿易者奢華過於士大夫孔子曰有國
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之甚飢者思盜窮者思
亂國家之禍從此興使孔子非聖人則已如其聖人則
其言不可不畏也若有外寇飢饉之禍則平時不逞之
徒乘之叛逃反噬以快私忿亦未可知也議者曰神武
以來列聖所培養東方之民勇而重義縱有外寇莫一
人有降者民不可殲焉國不可奪焉臣曰我之倍為佛
氏破壞久矣一向宗興而其害尤甚矣其徒娶妻食

肉破戒無慚甘言誘民：尽惑之民倍敗壞唯利之視
莫甚於今日焉國家有難相率先叛者必此徒也且臣
竊見往年西墨利加船到長崎列國戒嚴士備甲兵而
不知所以防戰民輸糧者聞警瞿然皆有遁逃之色當
時未至也兵如至出兵擾顛倒必有誤軍期者況至
夾戰器械不具無異於徒手赴敵誰敢前進徒為粉齏
者夫進死有以益國家則士猶為之今明知其無益而
不進有司督以軍法則必有抗命者我兵不用命而能
克敵者臣未之前聞夫民不恃其上則離叛之心易生
土崩之勢易成於是豪傑在下不得意於平生者皆

抱涉廣之志負罪竄伏者乃起乘之澆薄思亂之民
所在蜂起搶掠劫奪飢饉因之外寇間之臣未知其禍
所止也譬如元氣虛耗之人平日未見其患一朝觸寒
暑則管衛皆敗百疾俱作將來之患必始於上下不和
士民冤恨郵馭不通朝覲路梗而成於四分五裂割據
抗命是必然之勢有識者皆抱患於下而廊廟之上恬
不知慮之豈不危哉是皆怙治忘亂因循苟且之所致
自古至治之極皆莫不然今日為甚矣是固非法制禁
令之所能救也必有大變革而後可得除也然無故而
革之則天下駭怪是以難為也昔者鼂錯慮山東諸

侯強大後世必為患焉建議削其地七國並興天下騷
動天子斬錯以說錯之策非不中也但無故而削地諸
侯得以為辭背反是巧於策而不巧於用策也明者見
禍於未萌智者消患於未然能因敗為勝轉禍為福盤
庚遷殷欲挫豪橫除宿弊也因河水耿汜作而遷都則
民不怪而中興之功成矣願 閣下輔翼幕府乘天
下恟不安大修四備因以除宿弊措天下於磐石之
安焉唯是時為然矣如暹之數年釁隙一見則 閣下
雖欲救之不可復為也今且渙祭大号大作大船以備
外寇天下不以為異也於是禁伐巨材宮佛寺銷大鐘

巨像以鑄大礮收富商儲金以供工費抗命者以軍法
督之籍都下遊手以充役夫使伐木運材大船既成則
撰其壯健者充戰卒不材者充炊汲之役此輩養亦
食不養亦食均之典其靡天下之穀使其害良民為國
家之蠹寧收以為天下之用此輩亦國家赤子因使以
免凍餒計莫便於此是一舉而民知方而士氣自奮漕
運利而商賈失權游手減而民力弛浮屠衰而人倫立
漂流少而國事不泄四備具而外侮不至諸侯大夫專
意於武事而不遑於驕奢淫佚乎豪猾其氣有所洩而
不敢為梗焉以外治內天下入我彀中而不覺者也 臣

之所謂千歲一時可有為之秋也願 閣下及今為之
凡物不進則退不長則消天地之常理也故有國者不
有進取之勢則必有退敗之患昔者諸葛武侯出師侵
魏不敢圖蜀終其身不失其尺寸之地嚮使武侯不
進取則陰平之敗不待其身後也今議者唯言四備臣
恐未足以守四疆救歲之後舟楫益具兵卒益熟則宜
謀進取也西南如安南呂宋臺灣諸島皆可取以自益
北則蝦夷唐太分封麾下諸大夫林幹者建為列侯給
以大船運內地糧食貨財使無乏闕凡天下之罪囚除
人命永遠監禁配流在逃者皆宥其罪及浪士博徒諸

無籍貫者分配諸侯統之各有田宅給之衣食貧人願
徙者特優其資給二島雖偏北猶在五十度內外可得
牧畜耕種且海物之饒天下無比大略經二十年則皆
可以內地而後如北亞墨利加西岸亦可進取也夫如
是則我兵威震懾海外誰敢內犯者與今日喘為唯
恐外寇豈不万哉衛鞅有言曰有高人之行者固見
非於世獨智之慮者必見教於民今聞臣之言者莫不
笑其迂濶焉而臣師獨不以為迂濶故使臣進之 閣
下之聰明英武必不以為迂濶矣退而竊計 閣下縱
用臣之言建議欲作大船 朝廷之上恐無一人應之

者臣又有策必使不得不應為言涉機密臣不敢載
之書 閣下果欲行之請召臣口獻其策 閣下未
必不拊脾拍掌稱善也前者 東照公未與豐臣氏
和豐臣氏質其母以請 公入朝當時羣臣皆危之
公曰天下喪亂民困塗炭久矣今我不往戰鬪何時
而止縱令有万一吾為天下死無悔也 公之仁德洪
大如是以覆育天下後世為今 閣下借令自重其
又若天下万民何況万無其危者 閣下抱有為之
資居可為之位而遭可為之時為是 東照公神靈
欲使 閣下輔翼 幕府恢宏鴻業傳之無窮也

閣下何得不赫然憤為天下万民一為之哉今夫非閣
下無能聽是言者非臣無能以是言進于 閣下者昔
者刘賁論宦官而竄於南夷 檇議新法而下於
詔獄古人敢言奮不顧身况今 閣下德量海弘万
無是患者臣何憚而不為天下万民一言之

外臣野本理恐惶頓首再拜白

某官某府老公閣下

三月十五日

